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設二

答客難 漢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

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文辨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

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

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於宫聲聞於外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茍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𪆁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

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
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
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
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
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
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
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用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
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
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
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
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

扶蘇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

東海右渠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徼以糾墨製以鑽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歳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

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横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

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
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
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
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
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
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

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
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跗扁
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
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者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
翕肩蹈背扶服入槖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西
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脱輓捍三寸之舌建不拔之業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異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吕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説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揚雄

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

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滋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

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盍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太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

遂者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
咏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絃破琴而不
肯與衆鼓𧏮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
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
老聃有遺言貴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答賓戲　班固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
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

馬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盖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彎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

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形駭聞之
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
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絙以
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
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
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
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
窔奥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

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颮雷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葢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鼃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

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
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
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
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
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
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
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埊𣪠而度髙乎泰山懐氿濫而深測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黙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

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説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遊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奥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栁惠降志而辱仕顔淵樂於簞瓢

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賔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歴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潜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踞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

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絶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娱於斯文

釋誨 蔡邕

閒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

釋誨以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葢聞聖人之大寳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曽不能拔萃出羣

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
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
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
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羙者荷榮祿而
蒙賜盍亦回塗要路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耶何為
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慠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
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

公子謏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自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知者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陸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

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吾聞之日南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氷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

之高折緪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泜泜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玁狁攘而吉甫晏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閥子

暬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禄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廵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儁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憺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

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曽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哲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予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熠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寛則望舒朓王侯肅則月側匿是以

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

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
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
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
誘也汗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
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
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
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
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

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迹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俛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客傲　晉郭璞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安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已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

慶雲淩扶揺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諂隱退不為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咏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鬚撫翠禽之毛而不得絶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燦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絶乾光隊采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

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
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
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
聲冠於伐木援類繫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
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
雲暈熈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滄
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
蛾以不才陸槁蟒蚳以騰霧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

三秀雖艷糜於麗采香惡乎芬貫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粗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不㥍心而形遺不外累而知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蚊虻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

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彫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頴駿狼之長輝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為悲欣之府蝴蝶為物化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悶帶索之歡縱蹈而咏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嘆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沉漠於廛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

混沌而槁杌阮公𠯗酣而賣傲翟與遯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起廢答 唐柳宗元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黨老壯齒十有一人譔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兹是州起廢者二馬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廐病顙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敇戒

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甓浮圖有師道少而
病甓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輦曳未嘗及人側匿
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
者悵悵亡所師遂相與出甓浮圖以為師盥濯之扶持
之壯者執輦幼者前驅披以其衣尊以其旗怵惕疾視
引且翼之甓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
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庛病顡之駒顡之病亦
且十年色玄不麗無異技硿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

他馬食斥棄異皁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廐之馬亡肯為伍會今剌史以御史中丞來涖吾邦屏棄羣駟舟以泝江將至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麗可秣飾馬他馬巴僰痺狹亡可當吾剌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藨之席縻之絲絡剔蚤鬋刮惡除洟莝以雕胡秣以香萁錯貝鱗纕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或膏其鬣或靡其腓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旟前羅杠葢

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衆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黨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曽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

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排側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騈倚縣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之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馬豈躄足涎頳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亡重吾罪於是黨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愚溪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子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固若是耶予聞閩

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眛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

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予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予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

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托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
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蜂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
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
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
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
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
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
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

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爍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吕梁之異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凉昏黙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

書其對

設漁者對智伯　　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瑶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鱮鱣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

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究委冒懵環坻溆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

不能止兆戲於碣石槁馬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
臣亦徒手得馬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
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
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
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
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鮍鱮鱣鯉
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
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

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種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呑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蛟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戚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咸在几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

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悟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胃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鱻（鮮同）薨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悟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共地三分

寓居對　孫樵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槁柴志枯氣索怳怳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吒駭唧唧且曰僆

邪餓邪何自殘邪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從分離矧遠來關東槖裝鎖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火黒晡西方食暮雪嚴洌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責奇一句戾意卷前知解言念每歳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窗夜燭上下雕鏨攄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

以牢知音況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内機穽在乎足鋒及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雛其能窮而反謏乎客退遂書几為歌曰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乎孰為得而孰為失乎

乞巧對 孫樵

孟秋暮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為吾羞彼巧在

言便便翻翻出口簧然媚於人間革白成黑蠱直殘德
譽跖為聖諧回為賊離間君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
奇搴新轄字東句程稽合度磨韻調聲决濁流清雕枝
鏤英花鬬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排觀
者啓齒下醨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
在官痛譽假善斲舌鉗口媚竈賂權忍恥受侮愧畏如
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違贊唱菲菲翫世偷安
敗俗忝官彼巧在工瓌詭不窮嗤古笑朴雕鏤錯落憑

雲亘天頀霍延綿窮侈殫塵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霧縠若出鬼力大𧖴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名溺於奢凋家磨國未遑冐牕蠱於化源戕比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濶優游經史卧雲嘯月九衢喧𡁵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子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懐軸囊刺門門買聲予方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欹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静吾方欲上叫帝閽

以室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為

賓主辨 宋晁補之

晁子既擴陶子歸去來詞以名其居而記之自以聞道歷年而為潛不足中慙而疑隱几去智則方寸之地廓然其虛若兩丈夫為賓與主巾裾而坐盧賓曰子道與吾殊而多謂子類余豈其然乎凡子以躁樂吾靜臨悅吾和子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科我遺夫世

者已盡予緣於物者尚多而予賔賔焉以從我奈何主人曰萬物聚閒千古並塗而求諸其間天地異職父子殊面莫大且親而相因以判今賔方欲合兩人為一體則物我蠭起不可得而止賔不通之則自賔之身十指長短兩目大小肝膽共絡而楚越畫界也況賔出千載之上我起千載之下別族離居所遭異者而賔乃斬然為聞方且病我之浮氣獨不傷賔之大同乎賔自揣心日化年改壯異幼時老乖壯日今是昨非前棄後拾使

賔自操且不可得葢孔子聖人猶六十化智如惠子徒觀其勤未知其謝賔如通之則齊嬰公扈離立易心夢為魚鳥可與飛沉況我欲遵子若是具賔賔者邪如賔之詞委心去留來化歸盡化乃所過胡可以吝我之慕賔亦以是近躁靜臨和曰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極則俱極進則皆進賔遺夫世者雖盡而猶多我緣於物者雖多而必盡則又胡可以賔之既瘳而傲我之方病也水既蜺地氣又蜺水吾方解我之不然而經賔之

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為數也且物固以其
近相慕昔伯宗人言其似陽父則憚桓溫婢以為類劉
琨則欣夫陽父劉琨狗權殉身而夸者慕焉恐不得鄰
前輿既覆後轍不逡彼皆炫智而鬬力角驅而競奔故
強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實既已俱出乎忘我
之境而同塞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哉實獨
不聞魯男子之拒托宿者乎嫠曰子胡不若栁下惠男
子曰栁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栁下

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栁下惠者多矣然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賔解組長違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賔則猶我譬曾男子審已故其為栁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焉一也可不可安寄賔亦奚以知我不與賔同至於葛天氏之地以謂何如於是賔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霍然若悟乃書之記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八 四至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劉天倫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箴一

劉勰曰箴者試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古有夏商二箴見於尚書大傳解及呂氏春秋然餘句雖存而全文已缺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一篇備載於左傳於是

揚雄倣而為之其後作者相繼而亦用以自箴故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韻語以垂警戒

虞箴　周　辛甲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皇太子箴　周　王褒

臣聞教化原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爲質斵彫成素皇太子洊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懋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貽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正離暉唯機天啟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觀則元子為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為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謂慮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全之又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疢甘言鮮不為累則哲唯難知人未易居室為善分陰無棄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妓斯忌文昌著于前星拒邕縣於守器庶僚斯箴敢告閽寺

冀州牧箴

揚雄 自此以下二十八箴俱雄作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横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㦧六國奋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兖州牧箴

悠悠濟河兖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巳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司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能復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厥居為墟牧臣司

兖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吕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没周室陵遲嗟兹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螾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絶其緒降周任姜鎮于琅邪姜姓絶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豬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翩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蒙童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吕桀紂悖而誅逄干盭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

屢省舜武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慎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烈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强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

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洛是經滎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挐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内莫如㕆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祚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强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

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王赧為極實絶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黒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砮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温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絶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絶為荒秦作無道一方潰叛義

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彊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羡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横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
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王每在季主
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
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
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强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盡安不

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為平陸周末薦臻迫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濊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壃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自獻貽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絶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黄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禄勲箴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持牛之飲門户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内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以

難不律關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内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户廢其職曹子摽劒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譙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失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

孔夏四騵孔昕僕夫執轡載騂載駰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在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於齊詩好壯馬牧於駉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廄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發惡夫廄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

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𣲖周輕其制秦繁其
辠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冦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
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
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刹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
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羅
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

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寮寀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鄉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胥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高作秦祟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

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羸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閲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穫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

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繇

少府箴

實賓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帛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倏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流湎而妲妹作祟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之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龻

執金吾箴

温温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蔥蔥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灾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恩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恩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瑣

將作大匠箴

侃侃大匠經構宫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

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毋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析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懐其内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盂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懐秦恢長城而天下叛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芒芒大甸芃芃作藪山有陘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藪禽

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

均昔在季葉班禄遺賢棓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勅流貨市罷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羣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撼文不寤

文儵太室桓納郤賂災降二宫用譆不祧故聖人在位毋曰我貴慢行繁祭毋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黍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

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死吉其和巽各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姦寃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皐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晝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

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道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為而袵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瑚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太尉箴 崔駰

天官冡宰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爰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干戈載戢宿纒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戮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盛商季世頽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强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河南尹箴　崔駰

茫茫天區畫兾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

洛是居成王郟鄏以處鶉墟諸夏勁强是從是横徹我墻屋而師尹不匡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

司徒箴　崔駰

天鑒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兹黎蒸茫茫庶域率土祁祁人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嗇人用章黜吡是富無曰余恃忘予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

疚于爾祿豈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書歌股肱詩刺南山
尹氏不堪國度斯憝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大理箴　崔駰

邈矣臯陶翊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
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迸熙乂
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
艱釋之其忠勲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廣門鼂哉邈矣
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紂

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而見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沈伍胥殷剖比干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録福善災惡其儆甚速理直司律敢告執獄

東觀諸箴　崔瑗

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君行右

記其言辛尹價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寶荆國以安何以季世咆哮不虞在强奮矯而戮彼逢干衛巫監謗國莫敢言狐突見斥滽齒見殘焚文坑儒嬴反為漢巫蠱之毒殘者數萬嗟嗟後王曷不斯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而處夏終殷摯周朋晉黍或笑或泣抱籍逌走三葉靖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荆楚麥秀之歌億載不腐史臣司藝敢告侍後

河隄謁者箴　崔瑗

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於龍門疏為砥柱牽
彼河澥大陸既礙播於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
湯湯而冀宅乃州澹菑濺濺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
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
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泊屢決金隄瓠子瀑浚宣房作歌
俾臣司水敢告執河

外戚箴　崔琦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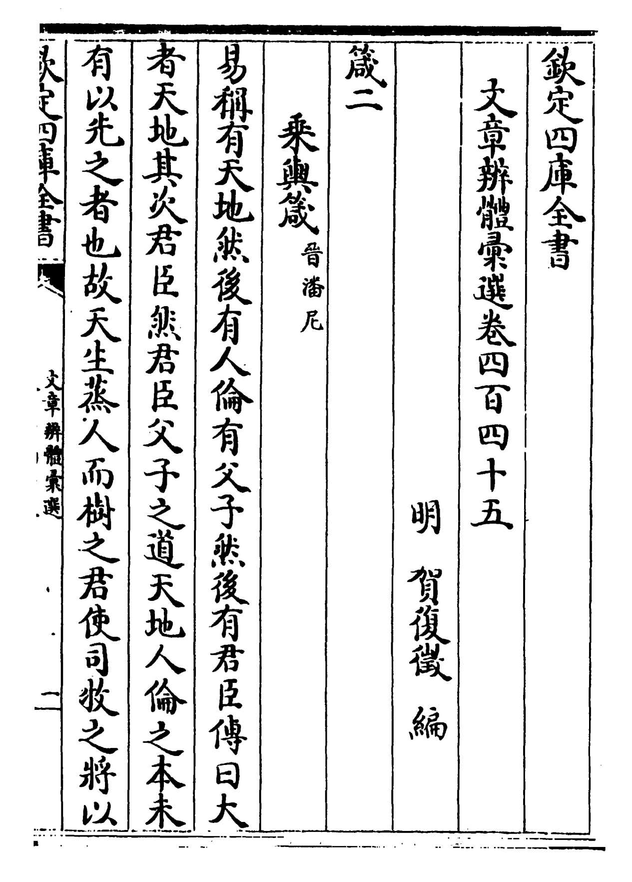
華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
王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衰葉漸已
虧頽貫魚不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驪惟家之
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剥至親
並后匹嫡淫女豔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
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蝮蛇
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怨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

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絶宗廟燒熘妹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巳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諫大夫箴　崔寔

於貽上帝迪茲既哲匪於水鑒惟人是察處有誦訓出有旅賁木鐸之求爰納遒人各有攸訊政以不紊昔在大禹拜承昌言癸辛暴戾虐及於天逮於周厲慢德不蠲呴呴胥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流之彘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潺湲潺湲尚塞言擁為賊默默之患用顛厥國諫臣司議敢告執翼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四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箴二

乘輿箴 晉潘尼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末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

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刼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

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葢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禹湯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開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

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

崇軌譽猶丘坻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黄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優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彛倫永敘萬邦已紛國事明主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曁於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為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

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晢焉憑左輔右弼前凝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予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瑶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為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蔑有慭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

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教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叙放桀惟湯勉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

之百勉卒於絶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葢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尠不為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彌斯患若九德咸受儁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太師箴

嵇康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

子州稱疾石戶乗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涖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擘義畫仁利巧愈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眞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塵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

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胡敗度彘人是誅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鷇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諤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愆虛心

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吏部尚書箴　傅玄

明明王軌制為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乂用不慝貴無常尊賤不指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舉咎繇而雋乂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側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明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違衆取怨是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疎縱心大倫修己以道弘道以身易

貴好爵書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者斃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

尚書箴 張華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府令百官政用罔僭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仲山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王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曰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世季道缺天綱

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修不長厥裔尚臣司臺敢言侍衛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

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茍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兹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

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絶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斯箴敢告庶姬

女史箴 裴頠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壁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

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逸民箴 陸雲

余昔為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彥大府之俊才也作反逸民賦盛稱官人以美寵禄之華靡偉名位之大寶斐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賔位者物之寄窮高有必顛之參溢矣有大惡之尤可不慎哉故為逸民箴以戒反正焉

浩浩太素制為兩儀經始君臣朝有俊弼野有逸民各

有攸屆而後品物有倫在昔后帝齊物達觀賞不假爵教不示勸號謚莫設而生黎淳晏降迄中古黄象可觀而唐文有煥乃彫乃藻大樸既散樸之既散萬百漁心形為寵敖神為利淫有翹者車命彼在林是故懷玉喪寶而被褐解襟恬亡智生與世或競匪智無鑒匪心伊鏡芒芒禹跡鞠為塗徑惟是每懷偏俾反正正反于寵既尸于禄相協厥居而豈其屋禄之既尸刑為爾司屋之既豈喪家于宮故非據之災戒之在凶人皆知存之

為存而莫知得之為喪榮猶振穎隆若頹荒咎自專寵
福在循牆是故保其安者常危而忘其存者不亡無休
爾榮身實親名無謂爾崇神期好沖戒彼覆餗冒此棟
隆慎微如顯乃保身以終自古在昔逸民有作相彼宇
宙方之委蛻夫豈無不休而好是沖漠是故名利之災
至人攸恪謂予未信無寧監于桑霍天明旣畏神道無
親善在求己慶由積仁無念爾本聿修厥淳孰盈如虛
乃反天真逸民司正敢告官人

獄箴　唐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務寬柬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勗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真偽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虐則拷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為獄則囹為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闔土纍纍繫囚求食搖

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爲非所逼隘狹窒欹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寛寛則人慢猛則人殘寛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爲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

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咈慾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慾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强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顧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為不成過客箴士冀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劒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官箴上　明劉基

維天生民蠢蠢蚩蚩有欲罔制迺豹迺螭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式教毋汨秉彝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隳受寄匪輶敢不肅祇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獎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早夜孜孜濬疏旱溉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濘彊策以馳慈匪予愛帝命溥時威匪予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

無取我便寘人于危無避我謗見義不為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恵之斯懷推之乃離礜不可驕嚣惡滿斂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官箴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徳以狙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文舞法竊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

書行立公庭如鳫如梟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
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
惟畏嫌我疑以汙官惟好惰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
多逐官惟好威道以掊據語黙有為俯仰有須覘容察
辭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蠱智迷昧欺庸陷迂
俾奸作惡以紫為朱未獲官心傴傴儒儒亦既獲止如
登天衢傲兀民士憑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
恒言過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窬矧曰聽之百姓何

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官箴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眛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予能人莫敢欺校人烹魚子産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惠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為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以寛律已以勤無咎人弗信恍至斯孚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

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抳之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
心如衡以理為平無為避嫌以縱無情人有恒言為臣
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箴三

酒箴　漢揚雄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

滑稽腹如大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宫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學箴　晉李充

老子云絶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絶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修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

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為訓辭莅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覿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

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絶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見義教之殺而未嘗覩其隆矣畧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

茫茫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物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闇實

師明匪予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唱基羲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曁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斁既誘乃矯乃厲斁亦既備矯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

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為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
免陵罔遊魚逌川至賾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
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逌
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
有通圮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
以一朝擬禮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
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
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

况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口箴　唐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牖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

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曷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五箴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揺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覲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

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譽譽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買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

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憂箴 柳宗元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

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室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惟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前掩後扃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矜莊天迴厥害鉏麑已亡又有苻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怨天怨身無所隱淵

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大君

行已箴 李翺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詑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

唯禮自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還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酒箴 皮日休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舩艑載醇酎一甔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于此其亦為聖哲之

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地至廣不能
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厠絲竹之筵粉黛之座也襄陽
元侯門醉士醉民之稱也訂皮子曰子躭飲之性於喧
静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
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酗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
酢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
酗禍所化化為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謟酆舒有
五罪其一嗜酒為晉所殺慶封易内而躭飲則國朝遷

鄭伯室室而耽飲終奔於駟氏之甲欒高嗜酒而信內

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於籍圃卒為大夫所惡嗚呼吾

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為鄭舒之僇過此吾不為也又

焉能俾喧為靜乎俾靜為喧乎不為靜中淫溺乎不為

酗禍之波乎既淫溺酗禍作於心得不為慶封乎鄭伯

乎欒高乎荅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食箴 皮日休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粢糲而已未嘗食於鄉里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嚮皮子之名曾未相贄具厚羞以賓之皮子辭大夫許之曰子自甘粢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日須豐其羞既日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味禍乎故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諜鼋羮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

夫而趙穿弑雙雞易鶩饋子雅而慶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用所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方自甘粢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日縱異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為御者之犇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盧蒲癸之殺慶舍也此猶之禽獸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覩戚州鄙為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

不能自節亦猶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復食於人是食其身

讓箴　宋劉敞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粲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厲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為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詆讓如何其讓非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

枉尺直尋辛附於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没於直公皆咈之公既述之啓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維德人以厚巳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視富公而能勿羞孰持富公攜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以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畏言箴 劉敞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黙然吾言悃悃倡而後和人猶以為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為非非吾言之畏維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嘿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於物其為石不為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洄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四箴　程頤

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勿動四者身之用繇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忘其正卓彼先覺知

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敬齋箴 朱熹

草廬曰箴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静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無適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章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

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于二弗叅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灋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磨兜堅箴　明 宋濂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古

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為著箴曰

磨兜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兜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堅磨兜堅慎勿言

三箴 祝允明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趣辟然有自召之者葢亦有其機

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舌筆也因各為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聖賢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姦宄盜賊而作萬物滕非斯曷出入用斯殺我我亦用斯殺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心

舌

倏然而擧仁賢智儒而游揚誕孚非斯曷居忽然而毁

暴慢鄙倍而惛遠棄罪非斯曷起蔑用斯殺予予亦用斯殺蔑以借其孽蔑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褒華袞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貶象服黥臉而流汚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已亦用斯殺物以幷其讟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筆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六

文章辨體彙選
卷四百四十六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銘一

按鄭康成曰銘者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故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見於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寖繁凡山川宮室門

井之類皆有銘辭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陸機曰銘貴博約而温潤斯言得之矣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不並列於此云

黄帝金人器銘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

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掇也）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黄帝巾机銘

毋掘坙而附丘毋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商王成湯商鼎銘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

周武王席銘自此以下二十四銘俱武王作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屨屨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戒之憍憍則逃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

户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

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

聖人不能爲謀也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劒銘

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勿忽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

子孫

書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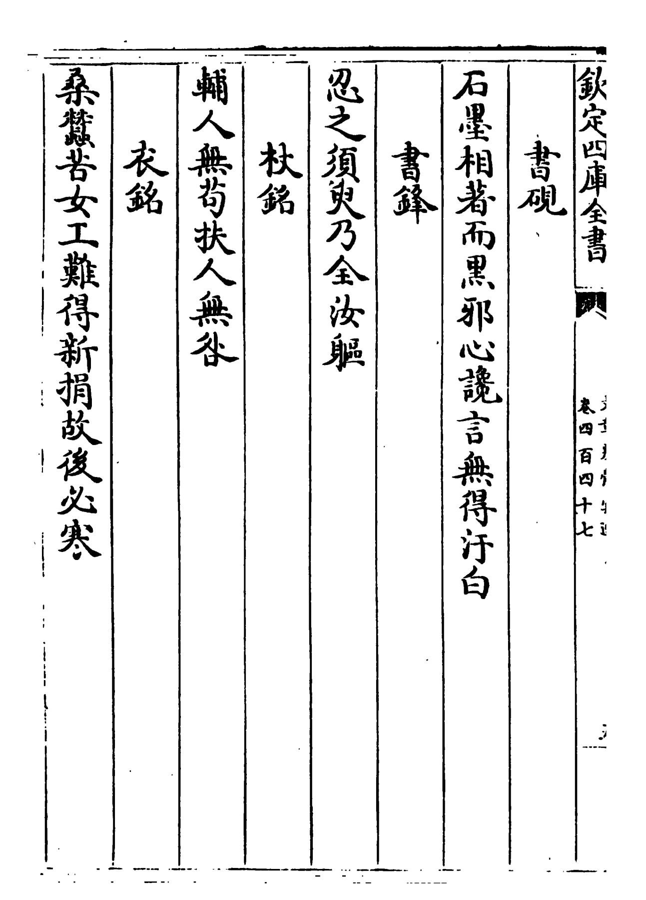
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

書履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

書車

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書硯

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書鋒

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杖銘

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衣銘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銘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銘

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為危

筆銘

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嘉量銘　撰人闕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覲四國永啓厥後兹

器維則

鼎銘 宋正考父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

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

杖銘 漢劉向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殭有杖不任顛

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

悅己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

貴

車左銘　傅毅

虞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内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

車右銘　傅毅

擇御卜右掄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厥旅賁内顧自敕匪皇其度匪愆其則越戒

敦儉禮以華國

座右銘 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可傷勿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樽銘 崔駰

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罍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璣銘　崔駰

璣衡建子萬物含滋黄鍾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於億年皇靈既祐祉禄來臻本枝百世子子孫孫

漏刻銘　李尤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力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

著明序以崇熈季末不虔德衰於兹挈壺失職刺流在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璧非寶重此寸隂昧旦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井銘　李尤

井之所尚寒泉洌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笥銘　胡廣

休矣斯笥凡器為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紱帝命所俗用

衷令德佩以自修服以自勑忠肅恭懿鮮不為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

樽銘 蔡邕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沖古人所箴尚鑒兹器懋勗厥心

鑒枕銘 蔡邕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座右銘 嚴遵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托陰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忘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妒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餧之藪

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剛卯銘 撰人闕

疾日嚴卯帝令夔龍順爾固伏化兹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三神鑑銘 撰人闕

吾作明鏡幽鍊三商頌以長芳

尚方鑒銘二首 撰人闕

尚方作鏡毋大傷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鳳玄武和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兮宜侯王兮

其二

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壽比金石之國寶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四十七